

我的 串联生活

刘齐 著 / 绘



我的 串联生活

共同体
别号

刘齐 著 / 绘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策划 / 出品 : 胡洪侠
责任编辑 : 王杰 赵立娜
装帧设计 : XXL
 Studio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串联生活 / 刘齐著绘. -- 深圳 :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80709-796-9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3861 号

我的串联生活
刘齐 著 / 绘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(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 2 号)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2017 年 7 月第 1 版
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 : 787mm×1092 mm 1/32
字数 : 174 千字
印张 : 9
ISBN 978-7-80709-796-9
定价 : 58.00 元

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刘 齐

刘齐，辽宁沈阳人，著名作家，当过知青、工人、厂报编辑，曾任《当代作家评论》杂志编委，辽宁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，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部主任，《散文世界》杂志编辑部主任，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，《新民晚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等报专栏作者。1982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现居北京。出版著作有：《刘齐幽默散文丛书（三卷）》、《刘齐作品集（八卷）》、《中国杂文·刘齐集》、《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·人一有车就自卑》、《中国式幽默》（法文版）等二十余部。

目 录

我的串联生活	想起绕阳河
/ 1	/ 224
我的电影生活	游大寨
/ 88	/ 237
我的足球生活	塑料花时代
/ 103	/ 253
我的宣传生活	后记
/ 135	/ 273
我的地震生活	编后记
/ 144	/ 277
胡大一的早年生活	
/ 194	
美丽的夏天	
/ 212	

我的 串联生活

我的串联生活一开始，就蒙上了一层非法色彩。原因很简单：我是“黑七类”，没有资格串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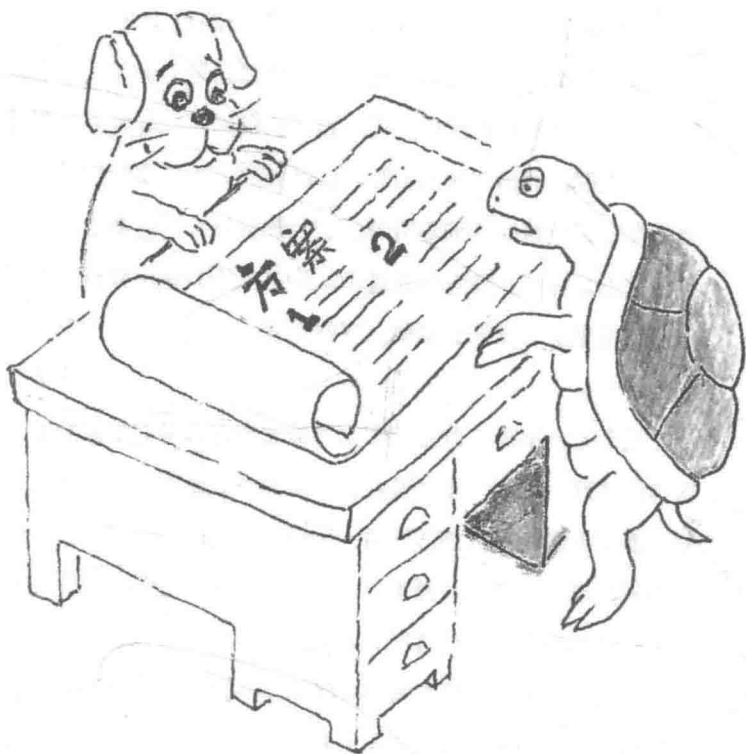
“黑七类”是中国另册人物的类别。一开始叫“黑五类”，局势发展太快，另册人物迅速增长，叫一叫拢不住了，临时加了两类，计有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派、资本家、黑帮共七大类。渐渐又不够用了，扩成“黑九类”，添加了“臭老九”（知识分子）等新成分。如果后来国家没有变化，能不能蔓延到“黑一百类”，不好说。

接着说我感受最深的“黑七类”。这些类的人们，如果没有后代，那还比较利索，给革命带来的后患不算第一等严重。如果有了后代，就很不好，对谁都不好，横竖比较麻烦。

首要的问题是，人们怎样称呼这些后代？按常理，应该叫“黑七类子女”。但那时喜欢粗豪，崇尚一勺烩，“黑七类子女”，太文了，而且啰唆，索性都叫“黑七类”。当时有一副名为“鬼见愁”的对联说：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”，“黑七类”的子女不是“黑七类”，难道红了不成？

父子两辈或祖孙三代都叫“黑七类”，方便是方便，有时也掰不开镊子，分不出老少，不便于各个击破。好在中国有的是能人，没过多久，一个专有名词就被发明出来。这个词的特点是以动物喻人，喻的既是坏人及其子女，就舍不得借用狮虎这些比较威武的动物，而只能从卑微的种群中寻找替身。找来找去，找出一个全世界人民都没想到的称呼，分分钟在全国推广开来，其速度之快，不亚于今天一些瞬间走红的网络用语。自此，我和全国成千上万的同类青少年一道，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号：“狗崽子”。

这件事比较蹊跷，直到今天我仍纳闷。中国历史悠久，语言发达，如果想骂一个人及其后代，词语多的是。比如东北话里的“瘪（鳖）犊子”，四川话里的“龟儿子”，龟也好，鳖也好，都是较低等的卵生动物。而那个狗，就算它再卑贱，再丑陋，好歹是哺乳动物，为什么偏偏选它出来，代表我们和我们的长辈？



叫谁当代表？

据印象，“狗崽子”一词最先是由北京红卫兵叫起来的。北京红卫兵说的是北京话，卷平舌分明，高级，贵气，哪里瞧得上外省土里土气的“龟儿子”和“鳖犊子”？可是，北京话里也有类似的词语“王八蛋”啊，既如此，为什么没把“黑七类子女”统一叫成“王八蛋”？这应该算是一个历史之谜。我猜，是不是有关方面专门开过会，集思广益，对比分析，认为还是“狗崽子”一词更准确，更能代表让它代表的那几千万特殊人群？

几千万，不是“白发三千丈”似的夸张，是有根据的说法。当年估算好人坏人，总爱说：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比较好的。那剩下这不到百分之五的，无疑就是坏的比较坏的。还好，比例不算很高，通用的说法，这些人是“一小撮”。问题在于，中国的总人口太多，当时已有六七亿了，乘一乘，六七亿的不到百分之五是多少？是很大很大的“一小撮”，几千万的数字，就是这么得出来的。到底几千万？不好说，因为这不到百分之五的坏人，他们还有子女，还有亲属，细算起来，恐怕一亿都打不住。但是必须打住，宜粗不宜细。

在“黑七类”中，我的父亲属于最后一类：“黑帮”。

“黑帮”这个说法，最先也是由北京叫起来的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“黑帮”一词不但丧失了当初的危险性、疹人性，而且多少具有某种“酷”的意味，令人容易想起马龙·白兰度和阿尔·帕西诺主演的美国大片《教父》，想起美丽而又神秘的西西里岛，玫瑰、面包、橄榄油，匕首、胸毛、炸

药包。

可是当年，我父亲周围的那一圈人，那一圈先是他的同志，后来又成为他的批判者的人们，虽然一个个都是上纲上线的高手，充满想象力，临了临了，差了一把火，没有穷尽“黑帮”一词的底蕴，把我爸跟欧美资产阶级黑社会挂到一起。如果这样一挂，肯定更有刺激效果，试想一下，离首都不太远的地方，突然挖出一个潜伏多年的黑手党，那该让誓死保卫领袖的革命者多么富有成就感。

事实上，我爸仅仅是一个稀里糊涂束手就擒的知识分子干部，一家地方报纸的副总编辑。革命初起，大势所趋，老坏人之外，又揪出许多新坏人。这些新坏人原先都在革命阵营里做事，揪出之后一时不好归类，用“黑帮”这个既恐怖又陌生的字眼儿先把他们罩住，再慢慢收拾，不失为一个高明手段。

名目定下来，说话界有了新内容，唱歌界不肯闲着，马上策应，满世界的大喇叭于是高唱：

拿起笔来做刀枪，

集中火力打黑帮，

.....

谁要敢说党不好，

马上叫他见阎王！

杀！杀！杀！

——嘿！

由此可见，“黑七类”当中，“黑帮”尽管排名靠后，却是主要打击目标，其他几类先前已经打击过多次，现在将其降为次要地位，量他们也不敢翻天。

其时我14岁，正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。此前填履历表，家庭出身一栏我填的是“革干”二字，简洁而光荣。如果那件事没有发生，尽管父亲已经成了戴罪之身，我还可以隐瞒不报，继续以原来的身份混迹于校园。但那件事毕竟发生了，而且无法避免，用现代保险业的术语说，具有不可抗拒因素，宛如战争、地震和火山爆发。

对此，我无法伸出双手，逐一捂住全校师生的视听器官，只好站在太阳底下，让大家指着鼻子说，原来你是这样一种货色。

那个不可抗拒之事就是：我的父亲被他所效力多年的党报点名批判了，通栏大标题，整整三大版，报纸原印数之外，加印40多万份。

党报代表的是党，党报点名批一个人，其分量可想而知。尤其这个点名时间，属于运动初期，享此“殊荣”的人不多；而且报纸是珍稀媒体，一个城市也就出版一两种，人民还特别爱看报，所以被点名者特别扎眼，一下子就会被大家死死按住，无可遁逃。成年人有了我爸这个批斗对象，未成年人嗷嗷乱叫，也发现了可供一展身手的猎物。

扯远了，简单说，我被学校红卫兵拿下，用军用皮带、木棍和弹簧鞭狠狠地、正式地打了一顿，打得我全身肿胀，鼻孔

蹿血，眼珠子都快冒出来。同学之间，本来好好的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，说动手就动手？

所谓“正式”，不是那种堵到胡同里三拳两脚弄你一通的小流氓打法，而是一群义愤填膺的少男少女，组织起来，聚集在学校的一个隐秘房间内，有审问，有记录，有打倒后拖起来再打、再问、再记录，如此这般，一整套既定程序。按古今中外的惯例，应该管这个叫刑讯。但参与打我的同学高屋建瓴，他们把自己及其刑具叫作“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”。

红卫兵的刑具中，木棍最具“群众性”、“普遍性”、“适配性”，锹把、镐把、桌子腿、擀面杖等等，随处可见，都可用来“执行任务”。军用皮带的来源及功能转换也好解释，围在腰上可以当裤带，抽出来可以当武器，它的别名“武装带”是不是也包含了这层意思？可是那个弹簧鞭，它是怎么诞生的？直到今天，我仍无从寻觅答案。细想一下，它可真是一件奇物，盘起来像小蛇，便于隐蔽；伸展开来仍像小蛇，便于攻击。圆柱形的金属头，有皮儿有瓢儿的松紧腰，握上去应该很舒服的把手，三者如此完美地结合，又如此频繁地出现，非专业设计和批量生产，万难。谁干的？是临时突击，还是早有存货，咋那么有想法呢？

红卫兵继续革命的精神很强。打完我的次日，特派两名我的同班同学，敲开家门，进一步落实工作，叫我“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”，如若不然，“铁拳”随时还会落到我的身上。

他们若是党卫军和宪兵队，问题就简单多了，那我就只有恐惧，恐惧比较容易原谅，反正我没有什么情报可供泄露。

但他们是红卫兵，他们认为他们正确，是在革命。

我也想革命，除了偶尔逃个课，嘴上占点便宜，逗一逗男同学，没做啥对不起革命的事。可是突然间，却被革命打了，所以我深感羞耻。你们热爱毛主席，你们是自己人；我也热爱毛主席，也是自己人啊。自己人不拿我当自己人，所以又深感委屈和困惑。在多种情绪的折磨中，我等待着红卫兵和“铁拳”的再次造访。

红卫兵没有再来，他们有更重要更有趣的活动要去参与，这就是席卷全国的大串联。

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大串联都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事件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、疆域大国、贫穷大国，无数初中生、高中生、中专生和大学生从某一天开始，忽然有资格在全国范围内，以毛主席的客人和革命小将的名义随意走动，吃住行统统免费，狂喜不？震惊不？这是一种天大的变革，还是一种超级的疯癫？

不知别人怎么想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诱惑。

革命向纵深发展，我身上的伤口逐渐“定嘎渣”，也就是结痂。全国的“黑帮分子”陆续增多，一个更比一个级别高、名声大。相形之下，我父亲的问题反倒变得不那么令人窒息了。

他是最先被抛出来的“棋子”，属于“舍车马，保将帅”。抛他出来的人美梦不长，很快也陷入绝境，属于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。

有关串联的种种趣闻不断传到耳畔，一种欲望在体内蠢蠢欲动。

不独我，我的兄弟姐妹也在动念头。

兄弟姐妹不是泛指，是真实的存在。我家有五个孩子，我居中，上有姐姐哥哥，下有妹妹弟弟，同胞品种一样不缺。我姐刘宁是高三生，我哥刘阿音初三，我妹刘维莎小学六年级，我弟刘嘉陵小学四年级。

以串联规定的学生类别论，我家有三个孩子够格。

以家庭出身论，我家没一个够格。

但欲望自有欲望的路径，欲望常常逾界而行，尤其在乱世，在愚鲁的青少年身上。

我家首开串联纪录的，是刘阿音。此前他见班上几个父母有“历史问题”的同学，擅自将出身改为“市贫”，亦即可作多种解释的“城市贫民”，到外面小晃一圈居然顺利归来，于是有样学样，也到周边中小城市转了转。据他事后炫耀，这期间，他遇到一些江湖奇人，得其点拨，能力和信心大涨。回来后，对自己在小范围的试水行为并不知足，更不甘心自己的骨肉同胞无缘革命，于是起了手足一同闯荡的念头。

刘齐，别在家窝着了，跟我串联去。

我哥长得比我高，比我壮，嗓音也憨。很早他就练起了哑

铃和俯卧撑，不时绷紧胳膊，让我摸一下他的三角肌和肱二头肌，那些栗色肉块没等主人开口，自己先就骄傲起来。

我们俩？

我们仨，还有大姐。

啥时走？

明天下午。先别跟爸妈说。

关键是我妈，跟我爸咋说？

对啊，咋把这个茬儿忘了。

以往哥俩干点儿大人不许干的事比如野浴，习惯用语是“别跟爸妈说”。但现在这么说不合适，现在我爸不在家，被关在小黑屋子里反省，以便随叫随到，满足城乡各类批斗的需求。

串联是大好事，刘阿音先行一步，已然尝到甜头。尽管都是“黑七类子女”，我哥我姐在学校的处境却比我好一些。说不上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比较保守呢，还是我面对的红卫兵比较激进，反正我所遭遇的厄运，尚未出现在他们身上。鉴于我爸公诸于世的“黑帮”身份，他俩和我一样，也不符合加入红卫兵的条件，歧视是有的，灰溜溜的感觉是有的，但要好的、富于同情心的同学也是有的。譬如我哥的同班好友孙晓光和宋春如，他俩恰恰又在红卫兵中担任一定职务。

“文革”以来，他俩对我哥多有袒护，甚至带他去远郊的东陵公园住了一段时间，参与保护清朝古迹的活动。在那之前，小将们破“四旧”（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）破红

了眼，喊哧咔嚓毁掉无数历史文物，用力之猛，局面之烈，连一向支持他们的上面都觉得有点儿接不住闸，遂发指示，要对某某重点文物予以保护云云。

护陵期间，虽然没给我哥发袖标，保护的又是专制帝王努尔哈赤的陵寝，他仍有一种参加革命的神圣感，白天积极，夜里也积极，瞪圆了眼珠子搜寻四周，草棵子里有一点动静立刻冲上前，用手电筒乱照，边照边喊，看见你了，快出来！

我哥说，这叫兵不厌诈。

我说，日本鬼子也会这么诈。

我哥白我一眼，又传授秘招儿，黑天遇到情况，手电筒别端在肚子前面，应该把它伸到两侧。

什么两侧？我不解。

你咋这么笨？我哥恨不得掐我一把，你左手拿电筒，就是左侧，右手拿，就是右侧，不管哪一侧，胳膊都要往边上伸，尽量离身子远点。知道吗，这叫戒备，万一有人开枪，电筒打瞎了，你人没事。

可是，我这样的，能去串联？

我能去，你肯定也没事。古文物保护者信心十足，“别的你不用管，只管把自己衣服准备好。”

一切都在暗中进行，孰料次日下午突生变故，整个行动险些黄了。

本来计划还算周密，刘宁起草了一封信，扼要说明姐弟三人的想法，中心意思是让母亲放心。写完信，折成人字形，压

在妈妈枕下，不巧被弟弟妹妹发现。两个小的早就察觉三个大的形迹可疑不太正常，现在抓个正着还有什么可说，赶紧吧，要么全体一起行动，要么都在家里待着谁也别走。

劝说，反驳，许愿，纠缠，时间拖下来，拖到我妈下班回家，一切都瞒不住了。

作为“黑帮老婆”，我妈压力很大，成天为丈夫和子女担忧。我爸刚见报、家里刚被抄的那些天，不断有消息传来，说是某某人服毒了，或者投湖了、上吊了、跳楼了、卧轨了、割腕了、拧开煤气了，总之是“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”了。我妈的心紧紧绷着，怕我爸一时想不开，也走绝路。她一宿一宿不合眼，不论我爸上厕所上厨房还是上孩子房间，都盯在后面，以致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，后半生她即使想睡觉，也难以入眠。对当前这个局势，我妈心里怎么想的没人知道，只听到有一句话，经常挂在她嘴边：“千万别再出事。”

出乎意料的是，她居然同意三个大孩子外出走走，散散心，甚至让我们带上刘维莎，理由是刘宁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，不方便，有维莎同行，相互是个照应。小学生的妹妹尽管不符合串联要求，但她长得人高马大，还像个中学生模样。刘嘉陵则无论如何不行，他的娃娃脸一看准露馅。

一听这话维莎喜出望外，妈你真好，回来我一定好好学习！

我哥本来没打算带维莎，见状也不便反对，只是说，学啥学习，停课闹革命。